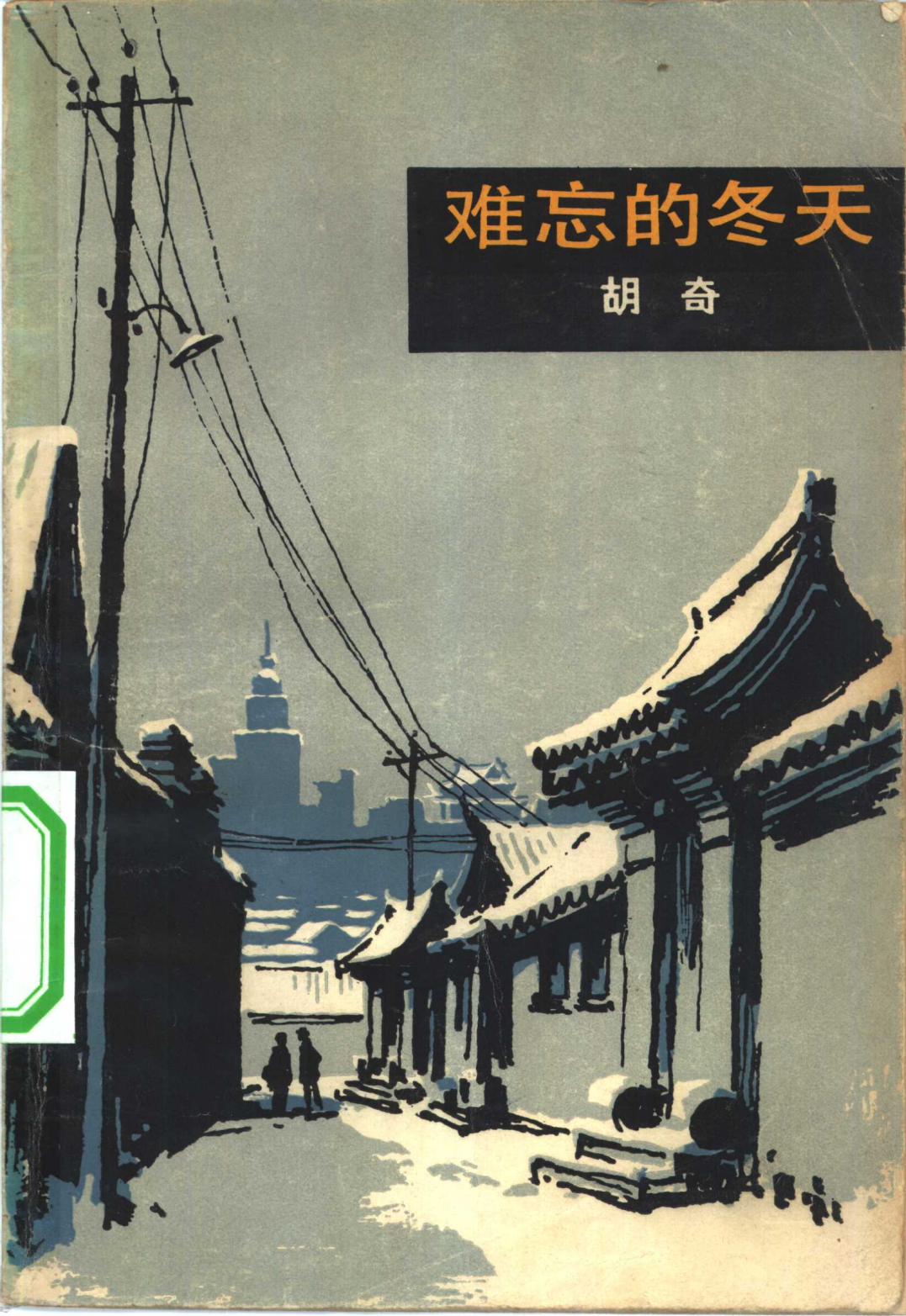


难忘的冬天

胡 奇



难忘的冬天

胡 奇

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部中篇小说,写了一所中学的革命师生同“四人帮”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的情景。它真实地再现了周恩来同志逝世前后那个严峻的令人难忘的冬天。

作者热情塑造了夏泉、蓝燕妮、邹金龙、徐老师等革命师生的形象,描绘了各种身份的人物群像。文笔细腻,语言清新,读来亲切感人。

封面、插图:陈玉先

难忘的冬天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3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126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7 插页 6

1980年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30,000

书号 10019·2907

定价 0.65 元

一九七五年入冬以后，已经刮过好几次大风了。收音机里气象预报说：现在有一股强大的寒流，从西伯利亚经过兴凯湖，正向西偏南移动，三天以后，本地区将有七级到八级大风，气温将降到摄氏零下二十五度。夏泉听了顺手把收音机关上，这会他心无二用，正为一道数学演算题，在绞脑汁。下课前，他问过徐老师，徐老师看看阴暗的窗外，微笑着说：“天不早了，这道题不难做，你还是回去想想，要独立思考。”他刚上初一，就是徐老师教数学课。从上第一堂课起，他对她的印象是：冷静中有热情，严格中有宽厚。她两腮瘦削，颧骨突出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，在看人的时候，好似把对方的五脏六腑都看透了。但她却是平和的，嘴角总挂着微笑。夏泉还没进大石桥中学以前，听说这座学校有个数学教员本领大，在全区里也很有名，文化大革命前，还出席过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大会。想不到这个本领大、名望高、又出席过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大会的人，就是这位徐老师。他被分配到这样有能力的教师名下学数学，觉得又幸运，又难得，真想抓紧机会，认真在数学这门课上，下点苦功。谁知自从去年有人在报纸上提出“五分加小绵羊”问题，又狠批了一通“学而优

则仕”，说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阴魂还在作怪，徐老师就失去了脸上的笑容，只要下课铃一响，她便夹着课本离开教室。前年，不管谁有什么问题去找她，她总是耐心地帮助，有时只要说上那么一两句话，就象把钥匙，把你心上的锁给打开了。可现在呢？唉！……夏泉想到这里，打算弄盆冷水，把脑门浸浸，清醒清醒。这时，他家的屋门被推开了。愣神一看是隔壁的邹婶走了进来。邹婶神色慌张，小妞儿牵着她妈妈的衣角，也跟了过来。邹婶见了夏泉，低声急促地说：“泉子，可不好了，金龙在跟他爸爸动剪刀啦，你说怎么办呢？”夏泉没听明白，邹婶又泪水簌簌地说：“金龙今天跟他爸爸动剪刀，赶明天就要动刀子。才只一年光景，他就变成这样，真是吃了豹胆熊心……”邹婶用衣袖擦擦泪水，又急促地诉说：“我那孩子，小时同你一样，可沉静哩……”夏泉不及细问，便说：“我去看看。”他刚抓住棉衣往身上披，小妞儿紧张地叫了声：“妈！”小妞儿只五岁挂零，往常总爱和他哥哥到夏泉家串门，现在她哥哥不来了，她还天天来。夏泉和他爸爸，都喜欢这个灵巧聪明的小姑娘。夏泉听见小妞儿这一声叫，忙收住脚步。他看着小妞儿那双大眼睛也泪汪汪的，想安慰她两句，一时不知该怎么说。邹婶把小妞儿当成个懂事的大人，回转身，温和地问她：“妞儿，你想要妈妈怎么办？”小妞儿忽闪两只大眼睛，看看夏泉，又看看她妈，邹婶仿佛明白了，赶快拦住夏泉说：“泉子，金龙爱面子，你别过去吧，眼下他火气太旺，见了你，他又要说我

揭他短了，反倒会把事情弄坏。”夏泉只好把棉衣又扔到床上，把椅子往灯下挪了挪，说：“邹婶，您先坐会歇歇，我先到你们家窗外听听，好吗？”邹婶点头坐下，夏泉抱起小妞儿，往邹婶膝盖上一放，低声对小姑娘说：“好好陪着妈妈。”夏泉只穿了件蓝绒运动衣走出屋。他先在邹婶屋外窗下站了一会，听见邹叔拿水瓶往杯子里倒水，心放下一半。他又静静等了一会，只见邹金龙把门一开，从屋内跳出来，急匆匆地向前院奔去。邹金龙定是晕头转向了，竟没发现夏泉正站在他身边。夏泉怕邹婶等得心焦，又忙往自家屋里走，刚抬步，脚下踩了个硬东西，弯腰伸手往地上一摸，正是一把剪刀。大概邹叔从邹金龙手里夺过来，扔到院子里的。



夏泉把剪刀交给邹婶，邹婶放声哭起来说：“他爷俩今天这样，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……”等她带着小妞儿刚走出门，又转回头来，手扶门框，用期待的眼光看着夏泉，沉重地说：“泉子，你跟金龙，自小让大人操心劳神一块长大的，你如今懂事了，该多帮帮他。”接着她又跨进

门，把剪刀放在桌上：“把它搁在你这里吧，拿回家，我真怕他爷俩再……”说完，邹婶牵着小妞儿，迈着轻轻的脚步，回家去了。

夏泉把乌黑锃亮的剪刀，顺手放进抽屉里，望着桌上那道演算题，再也做不下去。最近他爸是上夜班，只他一个人在家，他用铁钎把煤炉捅开，严严地盖上一层煤球，封好火，把炉门一关，准备早些休息。不知屋里哪个暗角发出蟋蟀的叫声。平时，他觉得自己这个家，永远是温暖的，要不，蟋蟀在这个严寒的冬天还能活着？今晚他无心想这些，一直又默想另一道难题。这难题是去年就有了，没能够解决好，这就是他和邹金龙的关系，由亲密变得冷淡生疏了，他下过几次狠心，要好好解决一下，可不知怎么开口好。金龙那人自尊心太强，在班里净跟别人搅狗屎胡闹腾，实在没理由去迁就他。上半年，他居然顶撞徐老师，仿佛不交数学作业，不算过失，对人还挺胸扬脖，似乎总得给他立个头功才对！有时还暗地骂徐老师是臭老九。这些表现，夏泉就一百个不同意。他一想起金龙发展到跟他爸爸动剪刀，再想到小妞儿那泪汪汪的眼睛，还有邹婶期待的眼光，他摇摇头，又觉得自己刚才对金龙那股厌恶情绪，很不应该。

忽然，夏泉听到有人轻轻敲窗户，他低声问：“谁？”
“泉子，是我，你锁上屋门，到我屋里来一下。”

在窗外叫他的，是前院赵奶奶。他热心地应了一声：“唉，我就来！”赶快在煤炉上坐了壶水，等他爸爸早

上下班回来有热水洗脸。然后就穿上棉衣，把屋门一关，到前院赵奶奶家去了。赵奶奶已经上床围住棉被，她问夏泉：“叫你锁上屋门，没忘吗？”

“没事，这院子里的人手脚都干净。”

赵奶奶屋内电灯也没开。对面屋是刘大利家，和这屋只隔六步远。刘大利自己安了个一百瓦的灯泡，那明亮的灯光，每晚都照到赵奶奶的小屋来，赵奶奶再舍不得把她二十五瓦的电灯打开了。

赵奶奶听说夏泉没锁门，叹口气说：“泉子，这二年跟头几年不一样了。我真担心这世道又要变回去。”

赵奶奶用手拍拍床沿，让夏泉挨着她坐下。她摸摸他的棉衣问：“穿着还暖和？”

“赵奶奶，亏你关心。我原先还想，拖上两年再换新棉花，哪知道今年冬天比哪年都冷，正好赶巧了。”

赵奶奶是个孤老太太，七十五岁。这些年全靠人民政府救济过活。夏泉的棉衣是她亲手帮他拆洗，换了新棉花缝好的。全院子的人都很关心她，她也乐意帮助大伙。头几年，夏泉常听她说：“日子真是一天天过得和美了。在早，我真怕落个老来孤单，不知哪天栽到阴沟里死掉。没承想现在过的生活才是日日红，风吹不败，雨浇不坏。”

也是从去年冬天起，赵奶奶的心气又变了。她常爱问夏泉和夏泉的爸爸：“这世道是不是变回去了？要跟二十七八年前一样了。”

这小杂院象夏泉这样大的一群孩子，她都是从小豆芽菜那样大，一个一个看着长大的。四五年前，夏泉和邹金龙每天还合抬一桶水，给她送过来；后来他们用一条扁担挑上两个水桶，轮流着给她送水来；又是从去年冬天起，邹金龙不再送水了，只剩下夏泉一个人。老奶奶从邹金龙的变化，更有理由说：“这世道恐怕又要变回去了！金龙也是往那坏地方变……”

如今邹金龙成天跟对屋的刘大利鬼混，老奶奶心里最不乐意，也最心疼了。她怕邹金龙在刘大利手里给毁掉。这两年刘大利不好好到学校上班，每月工资照样领。有时还成筐的水果往家里拎，成瓶的好酒往家里提。刘大利有一次给她端来一盘烤鸭，她就是不收。老奶奶心想：“来路不明的东西，吞下去，要闹肚子痛。”刘大利每天嘴角叼着烟，在小院里进进出出，她也看不惯。自打秋天起，邹金龙跟刘大利更加火热，她对邹叔邹婶说过两回，一直听不到响动，就只好再说了。她对邹家人说话，不象对夏家父子爽快。她常念叨一句老话：“酒尝滋味话听音。”象邹婶那么个细心人，难道会听不懂？

她头一回试着说：“金龙那孩子和大利年岁不相当，一个三十出头，该成家立业了，一个才十五岁，怎好谈到一处？”

过了几天，她见邹叔邹婶闭口无言，又说第二回：“邹大哥，刘大利成天烟酒不离嘴，待人好象挺大方，他是人长树大了，你们的金龙还是孩子……”

赵奶奶想了好几夜没合眼，才说了这两回，想不到全落了空。邹金龙把刘大利当成真正情投意合的朋友，刘大利前脚进屋，他后脚就跟上。两人关上屋门，又说又笑，每天不到十一二点钟不散。对夏泉讲话，赵奶奶不转弯抹角。她把从窗洞里看到的那屋里的事情，全向夏泉说了。

“金龙可真的要毁了。我是眼不见，心不烦！”赵奶奶心疼地说，“泉子，你要劝劝金龙，不能跟刘大利尽泡在一起。今天我这些话，都不要告诉你邹叔邹婶，免得他们心里结疙瘩。”赵奶奶向对屋扬扬头，又说：“你瞧，金龙这会又在刘大利屋里，正拿着个酒杯往嘴里灌呢。”夏泉掀开白纱窗帘，立刻又放下来。

刘大利是大石桥中学后勤组组长，这人原是体育教员，十年前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，就曾拍着几个年轻教员的肩头说：“趁现在这机会，干吧！要不等哪天才能出头？”不到两年，他就把这后勤组长拿到了手。他长了张胖脸，一对大圆眼睛，配上那双又圆又厚的大嘴唇，乍一看，人们觉得他象条大鲨鱼。就是这条鲨鱼，专会兴风作浪。去年有人提出教育战线“五分加小绵羊”问题，他经过区里一个头头的指点，一夜功夫抽了两包牡丹烟，用“齐向青”的笔名，写出篇轰动一时的大文章。这篇文章的题目是：《不许在朗朗的读书声中，掩盖阶级斗争》。文章写成，那个头头加了几段话，便派人送给了报社编辑部，不出三天，就在报纸的第二版，用通栏标题，刊登

出来。文章点了“大石桥中学”的名，又含沙射影地把徐老师攻击了一顿。硬说她是“资产阶级”统治学校的另一个“代表”人物。有人还给学校传话：就是要抓几个有头有脸的孔老二的徒子徒孙，要抓象姓徐的那样的“名牌货”。还指示，学校要重用刘大利这样反潮流的“普通人员”。一下子，刘大利由本来并不“普通”，变得更不“普通”了。他仍是后勤组长，可是他说话算数，学校的领导，谁敢不听？因为指点他写文章的，可不是个普通人啊！果然应了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这话了。有一次学生集合，刘大利上台大模大样地说了一通。他张着那张鲨鱼似的嘴巴说：“我们，就是要对学校进行全面专政！”夏泉当时愤愤地想：“刘大利是发疯了，怎么会说这话！我们学生也成了专政对象了？”

从赵奶奶家回来，夏泉脱衣服上床躺下。他哪能睡得踏实？脑子里老是把这几件事缠来绕去地想：学校——徐老师，邹金龙——刘大利，还有邹叔扔到院子里的那把大剪刀！

二

小院里只有五户人家，每天只有三个人醒得最早。

第一个是赵奶奶。用她的话说：鸡打头遍鸣，她就清醒了。因是寒冬腊月，老太太怕冷，醒了也不起床，静静地等夏泉来帮她挑水，再帮她捅开炉子，只要等到炉子里的红火苗窜了上来，她才坐起来，慢慢地动手穿衣服。

第二三名就难分了。邹婶就在胡同口那个油饼铺工作，因为每天六点钟开始营业，她得在五点四十分准时出门。她出门前总从夏泉家窗户路过，早见夏泉穿着蓝绒衣，站在枣树下做早操了。夏泉比邹金龙小半岁，他的个头，在邹婶眼里，比她儿子略显矮些，但肩头宽，胳膊上那两团腱子肉，撑得衣袖紧鼓鼓的，一看就知道，真是个好小伙子哩。要是在往日，邹婶爱夸说夏泉两句。今天她有心思，更觉得金龙脸色灰灰的，蔫头蔫脑，不象夏泉精神。她擦过夏泉身边时，夏泉轻声招呼她：“邹婶，您早。”她站住了，看着夏泉小声说：“总得想个法子，让金龙早些起床，练练身子骨才好。”她又小声嘀咕：“金龙和刘大利昨晚又泡到十二点才回家，倒是没再跟他爸闹了。”她长叹口气，又埋怨：“我们一家人，只图过个安生日子。是不是赵奶奶的话说对了？世道又要后退了？这学校连学生都管不好，每一学期，学费好几块，还有那书费，都算白交

了。从开学到放假，金龙那几本书都是崭新崭新的，老师对学生太不负责，连书都不肯下功夫教，真是误人子弟！”

邹婶走了。这个狭长的后院，笼罩在蓝黝黝的晨光里。随着晨光的亮度增大，才看清夏泉那件蓝绒衣服，已经旧了，早变成蓝不蓝灰不灰的颜色。只有两只紧口袖，是街道缝补服务社新换过的。衣服和紧口袖两下一比，新旧颜色倒是分明极了。这衣服是全国解放初期，他爸爸第一次买的新衣服。爸爸穿了四五年后，又在箱子里“禁闭”了四五年，前年冬天夏泉才穿上身。金龙有一次看见他穿着这件“破烂货”，鼻子一皱，嘴一撇说：“泉子，你爸是五级工，一个月收入不少了。自你妈大前年过世以后，城里只你爷俩，农村呢，就你爷爷一个。你爸爸攒那么多钱干什么？给你买件大翻领红颜色运动衣，再配双白球鞋，穿上多带劲。也花不了几个钱！”夏泉听了耳根一热，忙说：“穿衣服是为了御寒，不是为了好看。”两天后，这事传到刘大利耳朵里，他就添油加醋编成个大笑话到处宣扬。硬说：“夏家爷俩真小气，连一分钱也舍不得花，钱要是攥在他俩的手心里，准能冒出一脸盆汗。”

自从刘大利红得发紫，夏泉没事总不到前院去。前院可是夏泉出门的必经之路，少说一天也得走三个来回。今天他挑水去赵奶奶家，一脚踏过去，出溜一下，几乎摔倒，等站稳了，才弄清楚，原来是刘大利图省事，倒洗脸水不愿多走几步，又把水全倒在窄胡同似的小院过道上。水倒多了，冰越积越厚，这地方倒成了个滑冰场。夏泉心

想，刚才真不知邹婶是怎么走过去的。他挑着水桶，轻轻推开赵奶奶屋门，赵奶奶忙问：“泉子，没摔倒吧？”夏泉打开炉门，把煤捅开，安上拔火筒，又提醒赵奶奶：“您老人家走路要留神啊！您要是摔倒，可不是小事。”他见红火苗从炉膛里窜了上来，把一桶水倒在瓦缸里以后，就把另一桶水提回家



去。顺手又拿簸箕把煤渣从炉子里掏出来，铺在小院过道的冰上。他不只是替赵奶奶想，还想到小姐儿。后院西屋，王家那双胞胎——大胖二胖，都是傻小子，每天吃过早饭，就爱往赵奶家钻，路这么滑，咋办？得为这些小家伙的安全，打上保险系数啊。这些零七八碎的琐事，不出一刻钟完全做好了。赶到这时，他爸爸推着自行车下夜班回家。他帮爸爸往洗脸盆里倒了热水，赶快把棉衣往身上一套，把放在炉圈上烤焦的玉米窝窝抓了一个，提上书包，说了声：“爸，灶上熬了稀粥，别忘了喝。”说着就要往学校赶了。爸爸说：“你也该喝碗稀粥走。”“不啦，吃干的来劲！”夏泉咬着窝窝头，忙忙地穿过前院，走出了大门。

三

夏泉出了他家居住的小胡同，转弯顺着大街往南走。冬天的早晨，街上来往人不多，他专欢喜看哪些人最早在街上行走。每次他走在大街左边第三根电线杆子底下，总见一位老爷爷手提尼龙小网兜，里边装着两瓶牛奶，慢慢腾腾地往家走。夏泉常想：这两瓶瓶奶是他自己喝？还是给他小孙子喝？他的孙子也傻得象大胖二胖那样可爱吗？每次他见了这个胸前挂了银须的老爷爷，还要打声招呼，老爷爷照例回答他：“小伙子，你也早啊！”然后两人擦着肩走了过去。今天他看老爷爷穿了双家做黑布新鞋，好不显眼，便好意地笑了起来：“老爷爷，你把鞋穿错了，把左脚右脚的，都穿颠倒了。”“是吗？”老爷爷低头一看，哈哈大笑，“我说呢，今天新鞋刚上脚，走路就磕磕绊绊，觉着不灵便，原来是这样啊！”夏泉赶快扶着老爷爷，坐到一家还没开门的商店台阶上，帮他把鞋倒换过来。

夏泉又往前走，这次比先前快了些，他是为了准时赶到有汉白玉栏杆的桥上。他的中学，就因为卧在路北头这座古代大石桥得的名。每天上学，他也照例在大石桥上看到一个老军人迎面走过。从来，他们谁都不跟谁打招呼，但双方都用眼神示意。老军人两鬓灰白了，灰眉上



三道象是用刀刻过的抬头纹，和灰眉下一双仍显得年青的眼睛，沉稳刚毅，包藏着要冲破一切障碍的力量。他帽子上的红五角星，衣领上的红领章，永远使夏泉受到鼓舞。今天，他生怕迟到几步，让老军人对他这年青人失望，又紧着赶了一阵，正好在桥中间，又和老军人迎面相遇。夏泉觉得他的眼睛今天变得严厉了，只见他把手中的小半导体收音机电钮一关，把它装进军衣口袋里。这种情况，连今天一起计算，是第四次了，等他擦着肩又走了过去，夏泉用心细想，又是哪条新闻消息，惹老军人生气了？他自己也发觉，现在有些消息，总是今天这个部门有人搞复辟，明天那个单位的“走资派”在搞翻案。夏

泉常有个大问题想不透彻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了十个年头，怎么“走资派”越整越多？顶可笑的是，象他爸爸这个五级工，工厂也有人给他扣了顶“既得利益者”的帽子。这股阴风，又吹到他们只有五户人家的小院里。邹金龙就跟他说过一次，还洋洋自得地告诉他，要夏泉当心他爸爸当上工人贵族。当时，夏泉跟他好一场争辩，谁也没把谁说服。

“我爸爸成了个既得利益者，还是个工人贵族。干嘛他和他儿子早饭还啃这玉米窝窝头？这样的贵族家庭，恐怕全世界也难找出一个来！”夏泉把最后一口干粮吞下肚，“大石桥中学”五个红色大字，已映入他的眼帘。学校两扇大红门虚掩着，传达室的老工人孙大爷，拿着把大竹扫帚，正扫院子，他们互相匆匆点点头，夏泉赶紧往三年级二班教室奔去。

学校的一天生活，对夏泉仍没有吸引力。课堂的秩序照旧乱糟糟，上午有人在黑板上画了个大颧骨尖下巴的女人漫画，这女人被四周的书围满了，还张嘴大叫：“要拚命学习！”还画了两只瘦绵羊在啃书本。那女人，当然是指徐老师了；两只瘦绵羊呢，又指的是谁？后来蓝燕妮领了几个女同学，拿起粉笔擦，几下子，就把这幅“艺术大师”的“作品”擦得无痕无迹。几个男同学，还有邹金龙在内咧着嘴出声大笑。“还笑！这是课室，不是俱乐部！”团支部书记蓝燕妮一声怒吼，把几个男同学的笑声压了下去。这个蓝燕妮性格和她的名字相反，班上